

# “啰嗦狂”儿子追着老妈讨要女友

“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小伙子,偏偏像个老头子一样,整天重复着同样的话题……”余女士在电话里苦不堪言地倾诉着80后儿子的怪异行为,直称儿子几乎啰嗦成“瘾”。可是一见面,这位妈妈口中的“啰嗦狂”儿子竟文质彬彬,很少开口,更没有插话,让人不禁疑惑:“实在没看出他很啰嗦!”余女士说:“他就是这样,在外面很正常,在家就整天和我们唠叨。”

## 儿子追着妈要女友

我和丈夫结婚二十多年,两人都是某国营企业的职工,生活中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安排,可自从2007年儿子参加工作后,这个家就再没有像以往那么安静过。一向听话的儿子就像换了一个人,令我们每天都要应付他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。

最近,我们更是频频受到儿子向我们追讨女友的困扰。一天,儿子找到我说:“很多男同学都有了女朋友,就我没有,你去找你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吧。”“你刚刚工作,谈女朋友的事,暂时别着急……”我以为这样一说,儿子也就明白了做父母的态度。

没想到的是刚刚过了一天,儿子又找到我说:“妈,有没有女朋友介绍给我?”我很奇怪地看了儿子一眼:“我们不是沟通好了吗?说好暂时不着急吗?”“哦,好吧!”见儿子明白了,我也舒了一口气,原以为可能是儿子太心急了。

两天后,儿子又对我说:“昨天,男同事聚会时,都带了女朋友的,就我身边一个人没有,我觉得自己很差劲,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。妈,你就给我介绍一个吧。”我实在躲不过,就找了一些热心朋友说了给儿子介绍女友的事。在这期间,儿子每天都要找我打听有没有消息。

终于,一位阿姨介绍了一个女孩给他认识,可见面后,女孩对他没什么感觉,就再也没联系了。然而,儿子始终没有放弃让我找人帮他介绍女友的念头。

突然有一天,儿子神秘地告诉我,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,准备见面交往。我一听有些担心,觉得网络上的东西都很虚幻,易上当受骗。儿子听罢点点头,我和他的整个交流还是很愉快的。可没过两天,儿子又来问:“我可以和她见面吗?”还说自己可以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幸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就再没有清静过。儿子不时就这个话题向我讨主意,整天啰嗦个不停,“80后”的小伙子,就像大爷一样念叨。我和他爸把道理说完了都没用,过两天他又开始重复上演。

## 母亲怕听儿子说话

其实,儿子的啰嗦不是一天两天了,回想起来还真有点疯狂之势。除了“追讨女友”一事,还有考驾照的事也说得我们昏天黑地的。一天,儿子对我说:“妈,我想考一个驾照,以后可以开车,而且现在单位里很多人都有车。”我一听,就觉得很实际,对儿子说:“就算考了,我们买得起车,也养不起车,一考就是一两千元,考出来又没车上手,不是白考了吗?”儿子同意我的看法。可是过了两天,他又说:“大家都有车,我还是想考驾照……”“你不是同意不考了?”我哭笑不得。“哦,那就不学驾照了。”他回答得很清楚。可第二天,他又不厌其烦地跑来和我商量。我都有点冒火了,怀疑儿子是不是故意找茬。每次质问他时,他又有许多理由来解释当时的啰嗦。

今年7月初,儿子说:“单位里许多人说要加薪,就要去考建筑师资格证,在职称评定时,就可以申请涨工资了。”说实话,对儿子的上进,我们是用赞许的眼光来看,可是儿子从小到大大一向学习不好,现在

这个工作都是我们托关系为他安排好的。作为父母再了解自己的孩子不过了,他哪有能力考取这样的证书呢?到时失败了,对一向不自信的他来说又是一个打击。儿子并没有听我们的劝,成天不断啰嗦说要考建筑师资格证的事,还买来不少这方面的书,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内学习。

虽然儿子勤于学习,可实在没什么效果,更可怕的是,儿子没有因为备考建筑师资格证的事而停止他的啰嗦。想买什么衣服了,在还没有买到之前,他要上很多遍。答应了父母的事一会儿又变了,而且还要因为自己的改变再次啰嗦不止。一想到这些,我真的就怕听到儿子说话,整个头都嗡嗡作响。

## 母亲恨不能“零”沟通

别人家的父母苦恼的是自家儿女不跟自己沟通,懒得和父母说话,可我却为儿子每天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而痛苦不已。在家里,只要一听到儿子说的是之前讨论过的话题,我就觉得头都要炸开了。让我更为不解的是,儿子这一毛病只在家里犯,在外面和任何人都不啰嗦,甚至有时还相当的腼腆,少有说话。因此,我怀疑是儿子的心理出了问题。

其实,从他初三开始,我就觉得儿子个性上和其他孩子不一样。他想要一支新钢笔,就会一直嚷着让你买给他。如果见父母依然没有动静,他就会把原来的钢笔用钳子扭成麻花状,然后来告诉我们笔坏了,接下来就只有给他再买一支新笔。小时候,儿子有不少书,可是大多数时候买的书都还没看,又要求买新书。为了得到一本新书,他宁愿撕毁已有的书。

不愿听儿子成天不知所言的啰嗦,我开始尽量躲避和儿子说话。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母亲,为了儿子的生活,甚至放弃了许多自己的梦想。但如果儿子继续这样啰嗦的话,我真的想和儿子中断说

话,用“零”沟通这样的方式,解决儿子的怪异举动。

## 心理访谈 其实母亲不懂我的心

记者:为什么会不停地对父母重复说起已经讨论过的话题呢?

李顺舟:这是我和父母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,父母一开始不同意,并不代表永远不同意。而且除父母以外,我的朋友、同学、同事们对同一件事都有不同层面的认可,我只是将外面不同的信息反馈给父母,并没有和他们作对的意思。

记者:为什么考驾照的事都非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不可呢?

李顺舟:我每个月挣的工资都在他们那里,他们负责安排,要报名考驾照,肯定要找他们拿钱才行。

记者:从小到大,你如何看待父母的安排?

李顺舟:我一向都听他们安排,比如笔旧了,需要买一只笔来用的时候,也要听他们安排什么时候买新的。小时候我就用自己的办法,把旧的东西弄坏,迫使他们打乱计划。渐渐地我意识到,这不管用,因为父母几乎安排了我生活中大大小小各个方面的事情。

记者:在人生的重要关口,由你自己做主的事多吗?

李顺舟:母亲是父母选的,工作是父母找的,衣食住行是父母安排好的,我想做主,可好像每次父母都有他们的意见,而大多数时候,我只能按照这些“为了我好”的意见去行事。

记者:为什么要不断找母亲给你介绍女友呢?

李顺舟:其实是母亲不懂我的心。工作后,父母对我提出的新鲜事,总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意见。可我认为没有女友的话,朋友们都会看不起我。和女孩从没打过交道的我,面对这么重要的事,自然就该由一向擅长安排的父母帮着安排啊。

记者:你对网上认识的那个女孩怎么看呢?

李顺舟:我不知道该不该去见她。她有过一段创伤,需要一个家在成都又有房子的男人照顾她。听她说这些,我觉得自己很符合这个标准:成都人、有房子、愿意照顾她。可是,我不知道见了她的面该说些什么。

## 专家面对面 父母包办缺失决断力

四川太阳岛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专家王小欧认为:从李顺舟的“啰嗦”中,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:儿时的李顺舟对父母的安排还有本能的反抗,甚至以自己的方式来打乱父母的安排。但随着年龄渐长,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方面,比如上学、工作、交友等,仍长期受到父母的控制,导致了李顺舟自我意识减少,缺乏自信。久而久之,父母的安排和控制转化为李顺舟的一种习惯。但在潜意识里,李顺舟仍然渴望找回自信。于是,在每件可以证明自己能力和独立性的重要事情上,他都尝试去做主。然而,由于父母的包办太久,判断力缺失的他,对事物的认识很不确定,他需要不停地反复印证和判断,才能最终帮助自己得出决定,达到自我价值的认可。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,在他身上就直接表现为一种让家人都难以忍受的“啰嗦”。

建议:“零”沟通显然解决不了问题。首先父母要学会放手,并尊重儿子的意见,遇到一件事不过多地向儿子讲道理。儿子的“啰嗦”是他找回自信的方式,利用这一过程“借力打力”,帮助儿子重塑自我,学会独立的思维。另外,儿子也要做到不责怪父母,当父母有过度关心的言行时,要学会善意并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;遇到事情后,对父母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需要。

据《成都晚报》

# 村干部骗吃低保两年半

北京房山区张坊镇史各庄村党支部委员罗勇(化名),通过私人关系让村委会会计在“一家年收入不足300元”的低收入证明上盖章,骗吃城市低保金两年半,获利3.6万元。一名村民将此事举报到房山区民政局。8月10日,房山区民政局调查证实,罗勇骗取低保金情况属实,并追回冒领金额。

8月22日,罗勇告诉记者,当初,他想在低收入证明上写“一家月收入不足300元”,却错将“月”写成了“年”。没想到,这样一张被“错写”的低收入证明,竟然能够蒙混过关。

## 开私家车却吃低保

今年6月份,房山区张坊镇史各庄村村民陈明(化名)无意间听说,本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委员罗勇在享受低保。

“村干部怎么可能享受低保金?”带着疑虑,陈明对此事展开了调查。罗勇一家四口,另有妻子和两个女儿。罗勇任村委会干部每月均有工资;妻子在家务农;大女儿虽然在上学,但已经开始实习,每月都开工资;小女儿尚在读书。罗勇家有上百平方米的平房,装修得还不错,2008年还购买了一辆灰色的奇瑞轿车,“绝对不在享受低保的范围内”。

陈明发现,本村的低保户资料

中没有罗勇的相关信息。据了解,多年前,罗勇一家将户口迁到了良乡西路南大街,“他应该是在户口所在地的西路街道办理了低保手续”。

在掌握证据后,陈明将此情况写成书面材料,反映给相关部门。

## 骗吃低保两年半

7月6日,房山区民政局在接到村民举报后,专门成立调查组,负责调查此案。

救灾救济科科长殷虎称,2007年底,罗勇在户口所在地西路街道办理了城市低保手续。执法队首先调取劳动局的劳动保险,查到罗勇的女儿正在某单位上班。2007年底在罗勇申请低保期间,大女儿一边上学一边实习,每月工资1000多元。罗勇当时任村党支部委员,每年收入5000多元,还有粮补等补助,“当时,申请城市低保须具备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330元的条件,罗勇完全不符合申请低保的资格”,调查结果证明罗勇骗取低保的事实成立。

执法队随后查到,在罗勇的户名下,有一辆2008年初上牌的奇瑞轿车。殷虎称:“只要申请人名下有轿车,就不具有继续享受低保的资格”。

## 冒领低保金被追回

根据《北京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》第九条第三款: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,骗取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,追回冒领的城市低保待遇款物;情节恶劣的,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

的罚款。

房山区民政局认为,罗勇认识到了骗保行为的严重性,配合调查组调查取证,并主动全额退回了低保金,写了书面检查,认错态度较好,不属于“情节恶劣”的情形。最终决定,取消罗勇家庭目前享受的城市低保待遇,追回冒领的城市低保金36242元,并对其批评教育,免于罚款处罚。

“作为一个村干部和一名党员,骗取低保行为应该给予更严厉的处罚,为何不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?”记者向房山区民政局提出质疑。救灾救济科副科长刘先生称,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,只是将罗勇当成一个民众,并不考虑其村干部和党员的身份。“低保是应保尽保,并不是针对特殊人群设立的,对所有的人都平等。”

“罗勇只退还了低保金,还继续担任村干部,这个处罚不够严厉”,陈明提出复议申请,并向其他政府部门反映情况,要求追究罗勇的责任。

## 凭关系开低收入证明

罗勇在良乡能申请到城市低保金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村委会开出了一张低收入证明,证明罗勇一家年收入不超过300元,并盖上了村委会公章。

房山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副科长刘先生介绍,低保办理后,每季度和半年都要进行一次审核,“罗勇是户分离,调查难度较大,他每次都能拿出低收入证明,据此他次次都能通过审核”。

据罗勇本人叙述,他当时自己写了一份“一家年收入不足300元”的证明,去找村委会会计李女士盖章。“我们关系好,我平日都叫她婶”,罗勇称,当时他对李女士说是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要求开的一份低收入证明,并未提申请低保之事,对村里领导他未曾透露。李女士未多问就盖了章。

此后,李女士本人对此说法表示认同,称罗勇吃低保的事情她完全不知,“村里比较穷,经常发不出工资,他家也的确困难,我就给盖了章”。2007年到2010年,每年李女士都给罗勇开出低收入证明。

在2007年底担任村主任的王甫文称,他当时并不知道罗勇申请低保之事,是罗勇和李女士利用私人关系,偷盖村委会的公章。

据了解,史各庄村享受农村低保金的有十几户,多为年纪较大、经济困难的老人。“一个村干部,住着大房开着轿车,怎么能拿低保金呢?”得知此事的村民对此均表示不满。

## 追访 错把“月”写成“年”

8月18日下午,记者在罗勇家看到,他所住的房子很宽敞,内部装修良好,屋内放有宽屏电视、DVD等现代化电器,沙发茶几等家具一应俱全。罗勇家的灰色奇瑞轿车停在隔壁村委会会计李女士家的院中。

“大伙觉得我住着大房,开着

轿车,应该挺有钱,其实都是靠父母接济”,罗勇称,买房和装修的钱都是他父母支付的。父母住得离他家不远,二老身体不好,要经常上医院,父母自行掏钱买了一辆车,专门用于送老人上医院。

罗勇称,尽管他是村干部,但史各庄村只有800多村民,村子很穷,村委会平时发不出工资,只有过节过年发点钱,“一年不过三四千块钱”。

“2007年,我两个孩子都在读书,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近万元,生活的确困难”,罗勇称,他身患糖尿病,每月药费上千元,负担太重,所以才想到通过申请低保缓解一下。

“因我隐瞒了女儿边上学边工作的事情,民政局才认定我是骗保”,罗勇介绍,目前他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元;大女儿正在某单位实习,每月能拿800元的工资;家中种植两亩地的玉米、小麦,每年收益只有两三百元,生活也不富裕。

一名村委会的前委员表示,村委会的工资的确不能按月发放,只能等上级政府发相应补助后,村委会才能发放工资,“但罗勇的工资应该是每月800元”。

在低收入证明上,写着“一家年收入不足300元”,然而,年收入仅300元又怎么生活呢?带着这样的问题,记者再次与罗勇取得联系。他告诉记者,当初,他想在低收入证明上写“一家月收入不足300元”,却错将“月”写成了“年”。

据《京华时报》